全梁文/卷五十一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全梁文　卷五十一

王僧孺（一）

卷五十一

王僧孺〈一〉

僧孺字僧孺，東海郯人，魏衛將軍肅八世孫。齊永明初，爲王國左常侍、太學博士、丹陽郡功曹，遷大司馬豫章王行參軍，出補晉安郡丞，除侯官令。建武初，除尚書儀曹郎，遷治書侍御史，出爲唐令。梁受禪，除後軍臨川王記室參軍，待詔文德省，出爲南海太守，徵拜中書郎，領著作，遷尚書左丞，除遊擊將軍兼御史中丞，遷少府卿，出監吳郡，還除尚書吏部郎，出爲仁威南康王長史，行府州國事，遇謗，逮詣南司，免，起爲安西安成王參軍，遷鎮右始興王中記室、北中郎、南康王諮議參軍，入直西省，普通三年卒，有《總集》十八《州譜》六百九十卷，《百家譜》三十卷，《百家譜集鈔》十五卷，《兩臺彈事》五卷，集三十卷。

賦體

雜沓兮翠旌，容與兮龍駕。新桐兮始華，乳雀兮初化。思治兮終朝，求人兮反夜。竟大德之未訓，何飛光之徒舍。〈《藝文類聚》五十六。〉

至南海郡求士教

是以文舉下車，寤夢於根雉，長孫入境，明發於龍丘，此境三閩粵壤，百越舊都，漢開吳別，分星畫部，風序泱泱，衣簪斯盛，其川岳所產，豈直明珠大貝，桂蠹翠羽而已哉。孝實人經，則有羅威唐頌，學惟業本，又聞陳元士燮，至於高尚獨往，相望於

巖，懷仁抱義，繼蹤於前史。〈《藝文類聚》五十三。〉

謝曆表

竊以龍馭不爽，靡見侵薄，鳳職是司，曾無昃眺，壁聯珠燦，輪映階平，義實明時，事惟均政，固以先天候其餘始，執杓驗其平分，九瀛仰化，萬寓依朔。〈《藝文類聚》五。〉

爲韋雍州致仕表

一旦攀附，遂無涯限，排雲矯漢，飛捧待翼，陸離蟬組，照灼潘旗，受脹推轂，執珪奉酎，變狹室於高門，改小冠於侯服；況復還周紐其六印，歸齊列其五鼎，常懼輪輕載積，基薄墉高，器覆危傾，人指鬼瞰，老與年并，疾隨衰及，途遙齒截，漏迫鍾鳴，高春之景一斜，不周之風忽至，菌蟪夕陰，倏駛無幾，堇葬朝采，飄零已及，仰朱闕而掩涕，向濠谷而自悲，豈復式瞻拱默，仰接鍾鼓，儻帷蓋未親，東岳稍駐，擊壤鼓腹，其賜猶多。〈《藝文類聚》十八。〉

爲臨川王讓太尉表

臣聞一疋以長，望千里而成累，空輸易騁，觸三尺而不登，苟曰遠方，難用適遠，安車駟馬，望高闕而朝至，繡服緹麾，轜康衢而暮返，行瞻盡瘣，居對蒼龍，陛下海涵春育，日鏡雲伸，追大道之無私，惜微臣之宜極。〈《藝文類聚》四十六。〉

爲南平王讓儀同表

臣聞石瓠難剖，用謝缾罍，瘣木云庇，事乖丹雘，逢聖徼天，一朝賞至，非能聲均河楚，譽埒梁陳，故以神夢紫霄，心飛丹掖，品同儀比，媿鉉莫殊。〈《藝文類聚》四十七。〉

吏部郎表

臣生輕飛撱，品細疏壤，寂寞州閭，取淪窪竇，不自求於善管，寧許人以能官，從班隨牒，自安疏遠，豈望翰飛，終知跡滯，一逢浸漉，幾聞昭晉，假拙爲心，變奇成偶，

寧爲天覆地長，復與雨露相滋，秋成春發，必如暄寒無爽，自變泥塗，多超嵩鄧，屢考固其比越，在累誠於可聞，方愧朱紫，永懵鈞衡，固惟許李，終非王畢，取其清尚，同所經企，求之碎密，寧可庶幾。〈《藝文類聚》四十八。〉

爲南平王妃拜改封表

拜妾爲南平王妃，奉命震慙，有灼丹寸。妾瞻丝望帨，且或多慙，鏡史觀圖，是焉知愧，以茲眇薄，有儷蕃儀，紃組不聞，饘酏蓋闕，不悟玄造曲被，徵渥愈臻，改服遞名，事華品貴，恩深外邸，榮照下庭，豈期　　弱，所能勝荷。〈《藝文類聚》五十一。〉

奉辭南康王府箋

下官不能避溺山隅，而止冠李下，既貽疵辱，方致徽繩，解籙收簪，且歸初服。竊以董生偉器，止相驕王，賈子上才，爰傅卑主。下官生年有值，謬仰清塵，假翼西雍，竊步東閣，多慙袨服，取亂長裾，高榻相望，直居坐右，長階如畫，獨在僚端，借其從容之詞，假以寬和之色，恩禮遠過申白，榮望多廁應徐，厚德難逢，小人易說，方謂離腸隕首，不足以報一言，露瞻披誠，何能以酬屢顧，寧謂爵羅裁舉，微禽先落，闉闔始吹，細草仍墜，一辭九畹，方去五雲，縱天網是漏，聖恩可恃，亦復孰寄心骸，何施眉目，方當橫潭亂海，就魚鼈而爲羣，披榛捫樹，從虺蛇而相伍，豈復仰聽金聲，式瞻玉色，顧步高軒，悲如霰委，踟躕下席，淚若綆縻。〈《梁書王僧孺傳》，僧孺为仁威南康王長史，逮詣南司，奉牋辭府。〉

爲蕭監利求入學啟

竊以矯首何飛，不如修弋，宛足念遠，莫若驅鑣，故樸斲成於丹臒，條蕩資於栝羽，敢因孚末，有志庠均，爲山資於一簣，學海漸其微流。〈《藝文類聚》三十八。〉

除吏部郎啟

自一遇休明，多逢渥澤，出斯溝壤，置之霄漢，清塗華轍，叨廁累仍，顯職名階，俄來倏至；而智效必其無取，尤怠忽焉已彰，不意涵養更滋，霧霈愈此，始職樞華，紛體恆選，知非腆族，必待俊民，何言賤劣，所或叨假，循測測限，生所不勝，瞻恩奉德，

死何能報。〈《藝文類聚》四十八。〉

謝齊竟陵王使撰眾書啟

伏惟陛下，銅爵始成，早擩從后之句，柏梁初構，首屬駾駕之辭，楚史所受，曾不云述，沛獻斯陳，良未足採；徒以願託後車，以望西園之客，攝齊下坐，有糅南皮之遊，謬服同於魯儒，竊吹等乎齊樂。〈《藝文類聚》五十五。〉

謝賜于陀利所獻擯榔啟

竊以文軌一覃，充仞斯及，入侍請朔，航海梯山，獻琛奉貢，充庖盈府，故其取題在賦，多述瑜書，萍實非甘，荔葩慙美。〈《藝文類聚》八十七。〉

答釋法雲書難范縝神滅論

辱告，惠示并主上所答羣臣仰諮神滅論。伏覽尋環，載潡鑽奉，發蒙啟蔽，朗若披雲。竊以事蘊難形，非聖莫闡，理寂區位，在愚成惑，若非神超繫表，思越機前，豈能燭此微言，若開金石，洞茲妙境，曾靡榛蹊，喻之以必薦，示之以如在，使夫持論者不終泥於遙轍，專謬者無永沈於惑海，預奉淵謨，孰不懽肅，裁此酬白，不申擊舞，王僧孺呈。〈《弘明集》十。〉

與何炯書

近別之後，將隔暄寒，思子爲勞，未能忘弭。昔季叟入秦，梁生適越，猶懷悵恨，且或吟謠；況岐路之日，將離嚴綱，辭無可憐，罪有不測，蓋畫地刻木，昔人所惡，叢棘既累，於何可聞，以握手戀戀，離別珍重，弟愛同鄒季。〈《藝文類聚》作郭李。〉淫淫承睫，吾猶復抗手分背，羞學婦人，素鍾肇節，金颯戒　　，起居無恙，動靜履宜，子雲筆札，元瑜書記，信用既然，可樂爲甚，且使目明，能祛首疾，甚善甚善。吾無昔人之才，而有其病，癲眩屢動，消渴頻增，委化任期，故不復呼醫飲藥，但恨一旦離大辱，蹈明科，去皎皎而非自污，抱鬱結而無誰告，丁年蓄積，與此銷亡，徒切高價厚名，橫叨公器人爵，智能無所報，筋力未之酬，所以悲至撫膺，泣盡而繼之以血。顧惟不肖，文質無所底，蓋困於衣食，迫於饑寒，依隱易農，所志不過鍾庾，久爲尺板斗食之吏，以從皂衣黑綬之役，非有奇才絕學，雄略高謨，吐一言可以匡俗振民，動一議可以固邦

興國，全璧歸趙，飛矢救燕，偃息藩魏，甘臥安郢，腦日逐，髓月支，擁十萬而橫行，提五千而深入，將能執圭裂壤，功勒景鍾，錦繡爲衣，朱丹被轂，斯太丈夫之志，非吾曹之所能及已。直以章句小才，蟲篆末藝，含吐缃縹之上，翮踬樽俎之側，委曲同之针缕，繁碎譬之米盐，孰致顯榮，何能至到？加性疏涉，拙於进取，未尝去來許史，遨遊梁竇，俯首胁肩，先意承旨；是以三叶靡遘，不與运并，十年未徙，孰非能薄。及除舊布新，清晷方旦，抱樂衔圖，讼讵有主，而猶限一吏於岑石，隔千里於泉亭，不得奉板中涓，預衣裳之会，提戈後劲，廁龍豹之谋。及其投敕歸來，恩均舊隶，升文石，登玉陛，一見而降颜色，再睹而接话言，非籍左右之容，無勞羣公之助，又非同席共研之夙逢，笥饵卮酒之早识，一旦陪武帐，仰文陛。〈《藝文類聚》作　〉备聃佚之柱下，充嚴朱之席上，入班九棘，出專千里，据操撮之雄官，參人伦之顯職，虽古之爵人不次，取士無名，未有蹑景追風，奔骤之若此者也。蓋基薄墻高，塗遙力踬，傾厥足必然，顛匐可俟；竟以福過灾生，人指鬼瞰，將均宥器，有驗傾卮，是以不能早從曲影，遂乃取疑邪径，故司隶懍懍，思得應弦，譬县厨之兽，如離繳之鸟，將充庖鼎，以饵鷹　，虽事异鑽皮，文非刺骨，猶復因兹舌杪，成此筆端，上可以投畀〈原误界，今改正〉北方，次可以論輸左校，變爲丹赭，充彼舂薪；幸聖王留善贷之德，纾好生之施，解網祝禽，下車泣罪，愍兹恚诟，憐其觳觫，加肉朽胔，布叶枯株，辍薪止火，得不銷烂，所謂還魂斗極，追气泰山，止復除名爲民，幅巾家巷，此五十年之後，人君之賜焉，木石感陰陽，犬馬识厚薄，员首方足，孰不戴天，而竊自有悲者，蓋士無贤不肖，在朝見嫉，女無美惡，入宫見妒，家贫，無苞苴可以事朋類，惡其乡原，耻彼戚施，何以從人？何以徇物？外無奔走之友，内乏强近之親，是以構市之徒，隨相媒檗，及一朝捐弃，以快怨者之心，吁可悲矣。蓋先貴後賤，古富今贫，季伦所以发此哀音，雍門所以和其悲曲，又迫以嚴秋杀气，萬物多悲，長夜展转，百忧俱至；況復霜銷草色，風摇樹影，寒蟲夕叫，合輕重而同悲，秋叶晚伤，離黄紫而俱墜，蜘蛛络幕，熠耀争飛，故無車轍馬聲，何聞鳴鸡吠犬，俯眉事妻子，舉手謝宾遊，方與飛走爲邻，永用蓬蒿自没，忾其長息，忽不觉生之爲重，素無一廛之田，而有数口之累，豈曰匏而不食，方當長爲佣保，糊口寄身，溘死溝渠，以實蝼蚁，悲夫！豈復得與二三士友，抗首接膝，履足差肩，摛绮谷之清文，谈希夷之道德，唯吳冯之遇夏馥，范彧之值孔嵩，愍其留赁，憐此行乞耳。儻不以垢累，時存寸札，則虽先犬馬，猶松乔焉。去矣何生，高樹芳烈，裁書代面，筆淚俱下。〈《梁書·王僧孺傳》僧孺免官，久之不调友人庐江何炯猶为王府记室，乃致書於炯以見其意《藝文類聚》二十六作何逊。〉

答江琰書

猥惠嘉音，用蠲疾首，发函伸纸，朗若披云，等巜谷之清音，比洞庭之高曲，辭則美矣，而拟其非伦，譬享海鸟以醇醪嘉膳，栖林狖以崇楹曾拱，苟非其實，立有惊怖；況復以一離诉弃，宾實潼然，豈復能使一笥可輕，八厨斯引，且登清漢，乍弃黄污，望影析支，争塗再楫，其或蹲林臥石，籍卉班荆，不過田畯野老，渔父樵客，酌醴焚枯，鳴鳴相勞，羹藜含糗，果然满腹，寧有幡旗貴客，車馬大宾，獻書盡先贤之德，作頌罄前皇之美？豈不俯拾青紫，坐享大夫？況復咏高梧而賦修竹，背清淮而遊長苑，留東阁以從容，登石室而高视，豈與夫身没名隕，同年而共毁譽哉？〈《藝文類聚》二十六。〉

與陳居士書

云波遙夐，燕越数千，行云郁术，征禽難使，用隔巾車，未能搦札，引領南望，悵矣心飛。幸因劣薄，懷章貴壤，依然谷口，觉子真之咫尺，靜睇巖滩，信子陵之非遠，林麓以入虚白之室，用披蓬蒿之径，禀紛纶之高谕，承希微之妙旨，虚往實歸，用祛塵惑。〈《藝文類聚》三十七。〉

論任昉過於董生扬子，昉樂人之樂，忧人之忧，虚往實歸，忌贫去吝，行可以厉風俗，義可以厚人伦，能使贪夫不取，懦夫有立。〈《南史》五十九《任昉傳》。〉

臨海伏府君集序

袁粲領袖一時，儀形物右，聲逾裴樂，譽出王刘。士有懷道蘊義，望塵而趋者，或三年而未识，乍四旬而一見，與君道合神遇，投分披衿，敷文研理，匪晨伊暮。至於神經怪谍，绿笥丹筒，金版玉箱，錦文緹帙，并藏诸灵府，秘於瑶臺，而君莫不遍探冥賾，具阅局检，常以前贤往學，亟與聖违，賈馬卢郑，非無越，荀郭何王，弥多踳謬，二義可辨，未值高卿之疑，九事非難，不逢五叔之问。其诗賦铭诔，所作尤多。〈《藝文類聚》五十五。〉

詹事徐府君集序

君禀灵川岳，悬精辰象，早照珪璋，夙表岐嶷，孝睦天禀，友愛冥深，故以事顯家庭，聲著同族，年十八，見召爲國子生，曳裾持卷，實華庠璧，有均闭户，靡因餘灶，每攝齊函丈，左右屬目，蓄以邻幾之性，加以入神之資，聞一知二，师逸功倍，遊魏闕

而不殊江海，入朝廷而靡异山林，未尝投刺权門，驅車戚里，遨遊梁董，去來賈郭。時春秋猶少，人爵未崇，而清風嘉譽，震灼朝野，非直俯致貴仕，故可坐享通侯。而纟世馬悬車，闭門高枕，聊爲诡遇，识此行藏。及皇运聿興，重氛載廓，君藏器待時，合猶符契，陵扶摇而高骛，排閶闔而容與，故位隨德顯，任與事隆，重以姿儀端润，趋眄淹華，宝佩鳴風，丰貂映日，從容帷扆，绰有餘辉，自绸缪軒陛，十有餘載，温樹靡答，露事不酬，省中之言無漏，席下之跡不疑，故以主聖臣贤，應同亻　玺，以石投水，如鳞縱壑，行称表缀，言成模楷，猶復忌彼丰愉，安茲素薄，衣同屢補，食等三杯，車服不事鮮明，室宇畏其雕奂，九德無遗，百行备舉。至於專心六典，精賾必深，汎遊羣籍，菁華無弃，搦札含毫，必弘靡丽，摛绮谷之思，郁風霞之情，質不伤文，丽而有體。〈《藝文類聚》五十五。〉

慧印三昧及济方等學二經序赞

夫六書相因，悬日月而無改，二字一吐，更天地而靡渝，虽書不盡言，言非書不闡，言不盡意，意非言不称，是以缔聽善思，承茲利喜，俯首屈足，恭此受持，若读若诵，已說今說，一音一偈，莫匪舟梁，一赞一称，動成輪軌。況夫五力方圆，四攝無怠，開方便門，示真實相，流方等之妙說，得菩提之至因，沐此宝池，照茲法炬，香云靡靡，慧露傍流，出伽邪之妙城，发娑羅之宝樹。建安殿下，含章基性，育德成體，惠聲溢於秋水，美義光於冬日，事高祖丘免圃，名出前意後蒼，损己利人，忘我济物，傍通兼善，無碍無私，若空谷之必應，如洪鍾之虚受，匡法弘道，以善爲樂，重以植顯因於永劫，袭妙果於茲生，託意绍隆，用心依止，妙达空有，深辩权實，而玉體不安，有亏凉暑，行仁莫顯，楚君日見其瘳，施德靡言，漢相方飨其樂，桂叶龟腦，固風寒之易銷，荔葩鸾骨，更腾飛之可孱；況復慧身方漸，善根宿樹，無勞湔腸浣胃，不待望色察聲。有广州南海郡民何规，以岁次协洽，月旅黄鍾，天監之十四年十月二十三日，采藥於豫章胡翼山，幸非放子逐臣，乃類尋仙招隱，登峰十所里，屑若有來，將循曲陌，先限清涧，或如止水，乍有洁流，方從揭厉，且就褰揽，未济之间，忽不自觉，見涧之西隅，有一長者，语规勿渡。规於時即留。其人面色正青，徒跣舍屨，年可八九十，面已皱敛，须長五六寸，髭半於须，耳過於眉，眉皆下被，眉之長毛，長二三寸，隨風相靡，唇色甚赤，语响而清，毛爪正黄，指毛亦長二三寸，著赭布帔，下有赭布泥洹僧，手捉書一卷，遙投與规。规則奉持，望禮三拜。语规可以此經與建安王，兼言王之姓字，此經若至，宜作三七日宿斋，若不晓斋法，可问下林寺副公。副法师者，戒苦精苦，恬憺無爲，遗嗜欲，等豪賤，蔬藿自充，禅寂無怠。此長者言畢便去，行十餘步间，閒忽不睹。规開卷敬视，名爲慧行三昧經，經旨以至極法身無相爲體，理出百非，義逾名相，寂同法相，

妙等真如，言其慧冥此理，有若恆印，心照凝寂，故以三昧爲名，後又有济诸方等學經，此下又題云，天竺萨和鞞日僧迦與海虎王，經旨以流通至教。軌法有體，所以诫示大士化物方法，言若济诸蒼氓，宜弘方等之教，方等者，大乘之通名，究竟之弘旨。其轴題云，敦煌菩萨沙門支法护所出，竺法首筆受，共爲一卷，写以流通。轴用淳漆，書甚紧洁，点制可觀。究尋義趣，或微或顯，称在羅阅山著陀邻尼行，無來無去，非住非止，斯蓋鹫岳鶴林之別記，宝殿孤園之後述，不殊玉检，靡异宝函，理出希微，辭深钩致，是唯正說，曾匪异端，虽王遵之得四十二章，安清之出百六十品，無以惑。大王沐浴持奉，擎跪鑽习，多写广述，闡扬玄旨，孰匪醫王，即斯藥樹，不待眼瞬，無勞苦口，舍兹六术，屏此十巫，昔或授编書於圯上，受揣术於谷里，乍有寓言，且或假夢，未有因應炳发，若此其至焉。受命下才，式旌上道，敢因滓賤，率此顓蒙，其辭曰：

雷音震响，录简青编。匪言曷教，非跡靡傳。是資妙象，實寄幽筌。照之慧燭，济以宝船。恳哉至矣，在應斯圆。覆其　　此熙涟。救焚援溺，去蓋銷缠。灼灼應韩，英英河楚。松孤桂郁，鸾栖鹏舉。照野光朝，润山枯渚。濫源兹永，覆簣已多。郁爲藩　，擢此天柯。寄誠梵表，託好禅河。接足能仁，心直妙觉。用遗滯梁，是祛塵浊。靡向非真，何背非俗。一忘受想，將捐味觸。無德不酬，有感必召。吐彼神诀，示我玄要。既蠲既已，留華及少。等此北恆，均之東耀。〈《釋藏》跡七。〉

上一卷

下一卷

全梁文

此南北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